

楊朱的著作及其字派考

楊朱的著作及其學派考

孫道昇

楊朱的著作及其學派考

(一)緒論

中國上古的哲學家，最初懷疑上帝的是誰呢？是楊朱；最初發現自我的是誰呢？也是楊朱。墨子以前的哲學思想，沒有不是以天命或天志爲出發點的，自我只是「皇矣上帝」的附屬品，所以任一個自我，都應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到了楊朱，才開始對於這種有意志的天懷疑，他以爲天地之間，惟我最貴，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爲「我」而設，我是一切的主人，不是上帝的附屬品。所以他主張人只應當貴己爲我，不應當舍己從人，只應當自立自主，不應當「服從上帝」。不用說新發現的楊朱的殘存的著作中滿載着這兩種思想，就是舊有的孟子呂覽淮南子等書關於楊朱的記載，也都是充分的表示出這兩種色彩。由此看來，可見楊朱在中國哲學史上地位之重要，可見他是宗教哲學與理智哲學的分水嶺，可見他是一個改舊創新，劃分時代，富有革命性的哲學家。

楊朱的貢獻，雖然這樣偉大，但是真能理解他的，却始終無人。屈止現在，一般治中國哲學史的人，仍只是推崇離恍惚的老子，仍只是推崇因襲舊說的孔子，仍只是推崇半宗教式的墨子；對於真有新貢獻的楊朱，不惟不能表彰他的固有的價值，而且想把他哲學史上所取得的地位，根本取消；不是說先秦諸子中本無其人，便是說他在先秦諸子中並不佔重要位置。這真不能不叫人替楊朱叫屈。

自從蔡元培在他的中國倫理學史中提出了楊朱即莊周說以後，先秦哲學史上的楊朱及其學派之有無，隨成爲無法解決的問題。二十年來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的，總在二十人以上，差不多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見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說法，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但是立說的人雖多，而真有特見者則少，他們的文章雖然篇篇都是琳琅，其奈抓不着問題的癢處何？我以爲這個問題，是不能解決，而是謀解決者未得其方。我現在要先檢查別人的意見，然後再提出自己的主張。別人的見解，大略言之，約可分爲三類：

(一) 根本否認楊朱及其學派之存在說：這一說以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爲代表。他以爲先秦諸子中根本就沒有楊朱其人，楊朱卽是莊周。先秦只有莊周哲學，並無楊朱哲學，只有莊周學派，並無楊朱學派。他的根據是莊子天下篇荀子韓非子史記及漢書藝文志。

莊子天下篇，敘評古代哲學的派別，至詳且盡，歷舉五個聞其風而悅之，墨翟禽滑黎，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甚而至於惠施公孫龍桓團等等，都在被批評之列，惟獨不曾提到楊朱。此其一。

荀子非十二子天論正論解蔽四篇，把當時各家各派，網羅無遺。如非十二子篇歷非它闢魏牟，陳仲史墨，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天下篇歷評慎到，老子，墨子，宋子；正論篇歷駁七個世俗之爲說者及三個子宋子；解蔽篇則歷難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荀子在這幾篇中，把二流以下的哲學家，如陳仲史墨等等，都肯反覆不致的批評了而又批評；却始終無一言道及楊朱。此其二。

韓非子顯學篇只以儒墨兩家爲顯學。他所攻擊的是儒八派，墨三家。前者如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等；後者如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等。不僅如此，且更於此兩大派以外，提及不成家數的宋榮子，而楊朱在此篇中却絕沒有地位。此其三。

史記大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論的六家，只是陰陽儒墨法名及道。楊朱一脈，在此失蹤。司馬遷作史記，對於以上各家的諸子，或詳或略，皆爲立傳；墨子，已是被他忽視到萬分了，但在孟荀列傳中尚有二十餘字的敘述；獨對於楊朱，簡直就連一字不提。此其四。

漢書藝文志，把先秦諸子，分成十流：有儒家者流，有道家者流，有陰陽家者流，有法家者流，有名家者流，有墨家者流，有縱橫家者流，有雜家者流，有農家者流，甚而至於還有小說家者流。而楊家者流，在這樣一篇大文章中就連一個影子也尋不出。此其五。

古代典籍，記述先秦諸子及其學派的源流的，只有這五部書最爲可靠。今這五部書，既都一致的不提楊朱，可見先秦諸子本無其人及其學派了。但楊朱一名，是在先秦諸子中時常見到的；若根本就無楊朱其人，則諸子中的楊

朱，又當如何處置呢？這派人爲解除這種困難起見，就硬說楊朱即是莊周之誤。他們以爲上邊所舉五書，雖皆不曾提到楊朱，却都提到了莊周；「古晉莊與楊，周與朱俱相近，如荀卿之作孫卿是也」。諸子中所記關於楊朱的思想，「莊子書中隨在可指」。此足爲楊朱即莊周之証。這樣一來，楊朱即是莊周，有了莊周就不必再要楊朱了。楊朱及其學派，就這樣的輕輕被人取消了。

我以爲這種主張，根本不能成立。一則呢，莊楊思想絕對不同，楊主嚴分人我，莊主泯絕人我；思想既不相同，即不能証楊即是莊；再則呢，莊與楊，周與朱，不是韻同而聲異，便是聲同而韻異，以聲近証二人之爲一人，乃是極危險的事（以上兩點，唐鉞楊朱考會詳言之）；三則呢，莊子外篇中有許多攻擊楊朱的話，如果楊朱就是莊周，莊周不應自己攻擊自己；四則呢，這一派人太固執了天下篇顯學篇的記載：須知他們的記載，只是撮要，並非枚舉；他們沒有說及的，並不見得就是沒有；如天下篇沒有提到儒家，法家，及陰陽家；顯學篇沒有提到道家，法家，及陰陽家；難道我們就能因他們沒有提到，隨說先秦沒有這幾大派嗎！五則呢，這派人太重視了後人的追記，太懷疑了當時的直述，史記漢書無論記載的如何確實，總不如孟子莊子以當時人記當時事信而有徵；過信史記漢書而懷疑孟子莊子，實是不應當的。由此看來，上邊所舉五書，雖都不曾提到楊朱，又安能斷定先秦本無楊朱其人及其學派呢？又安能就說楊朱是莊周呢！總而言之，根本否認楊朱及其學派的存在，其主張是全無是處的。

（二）絕對承認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說：這一派以高亨的楊朱學派一文爲代表，門啓明的楊朱篇和楊子之比較研究及顧頡剛先生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二文爲輔翼。他們以爲「楊朱之學，在周秦與儒墨相頡頏」，他們以爲「孔子墨子楊朱孟子，都不是並世的人，他們正各各代表一個時代」，他們以爲「楊朱學派，在當時是一顯學，與儒墨三分鼎立，而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根據是孟子莊子呂覽及淮南子等書。

孟子書中提到楊朱的地方很多；一則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墨，則歸楊」，再則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三則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著」。由此看來，楊朱在當時豈是一個泛泛的學者可比？況且楊朱這個人，在孟子的心目中，更要比墨子重要些。如他所說的逃楊必歸於儒，就是把楊朱看的比墨

子重要之証。所以朱注云：「墨子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迹，大略如此」。如果楊朱在當時不是顯學，孟子這些話，豈不都是無的放矢？

莊子一書，不但時常以楊墨並舉，並且很明顯的把楊朱當作顯學的領袖。徐無鬼篇云：「『儒墨楊乘四，與夫子而爲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駢拇篇云：「駢於辯者，楊墨是已」。胠篋篇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地篇云：「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這不都是把楊墨並舉，視作一派顯學領袖之證嗎？若說楊朱及其學派在先秦諸子不佔重要位置，則何解莊子這些篇的敘述呢？

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因學記開引作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把楊朱與孔墨等並列，楊朱要不是當時顯學的領袖那能夠如此？

淮南子汜論訓云：「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朱非之；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楊朱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這段話把楊朱思想的內容及與別家的關係與時代的先後，說的何等清楚。楊朱及其學派，在先秦諸子中要不重要，要不是顯學，淮南子這些話豈非撒謊？

此外，漢以前的典籍中以楊墨並舉的仍復不少。荀子王霸篇載楊朱哭衢塗的故事，韓非子八說篇。言「楊朱墨翟爲天下之所察」，說苑政理篇載楊朱見梁王故事，揚子法言說「莊楊蕩而不法」，「古者楊墨塞路」，王充論衡則說「楊墨亂傳義」。這是楊朱的流風餘韻，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周秦諸子中的勢力。

上邊所舉各書的記載，其真確的程度決不下於天下篇韓非子及史記漢書。在某種方面說，莊子孟子比史記漢書還要可靠一些。因孟莊的話，是當時的直述；史漢所載，乃後人的追記故。所以孟莊之言，應當比荀韓史漢之言確實的多。那麼，孟莊既都明言楊朱是先秦顯學之一，與儒墨三分鼎立，這就可見楊朱之學佔重要地位，乃是當時的事實了；我們又何必故反其說，而否認楊朱及其學派之存在呢？這派人就根據這些証據，把楊朱及其學派在先秦學術界佔有重要的地位一命題與以絕對的肯定。

說句很公平的話，這一說要比前一說強些；因為這一說根據孟莊，比較的合於事實。但是有一些人仍不以此說爲然，他們寧堅持着否認孟莊的意志，也不肯放棄了信仰史漢的念頭。他們以爲楊朱之學，只有孟子大爲宣傳，淮南子所言，只是抄襲孟子之說，並非別有所見；他們以爲先秦諸子中雖常以楊墨並舉，而楊實非墨匹；所謂楊墨者，猶如孟子稱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禹事，非稷事；稱顓墨，與楊無涉也；他們以爲孟莊呂淮各書，雖都提到楊朱的思想學說，但都是空的，不成一種體系，有他沒他，並不能使哲學史發生變化；他們以爲自荀子以後的可靠文獻，既都不把楊朱當作一派顯學，可見他在先秦學術界沒有地位；因爲如此，他們依然的要維持他們的舊說，主張把楊朱及其學派乾脆取消。

這種主張，乾脆固然是乾脆，無如太違事實，太覺武斷何？試問孟子何故要替楊朱大加宣傳？他是在那裡「阿其所好」嗎？莊子淮南，都持有消滅敵派的態度；如本無楊朱，他們又何故無中生有，自樹強敵，混亂後世的是非呢？莊子說楊朱遊心於鑒白同異之間，淮南子說楊朱反對墨子尚賢兼愛，凡此等等，孟子皆未言及，我們如何能說淮南子並非別有所見呢？我們沒有法子證明孟子是慣說謊的人，何以見得孟子說的話就不可信呢？果真孟子闢楊朱之話不可信，則孟子反墨的話又何以都信他是真的呢？要知孟莊等書所述楊朱思想之所以空與不成體系，是因楊朱之書散佚或爲別人所頂冒之故，如何能因此就否認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呢？所以這種懷疑論者的論調雖然新奇，其奈不能服肯定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者之心何？

以上所舉兩說，一方面要消滅楊朱及其學派，一方面要維持之；兩派各持己見，各走極端。閔成水火，不相上下。於是楊朱及其學派就變成上古哲學史的「雞肋」了。待說完全否認他的存在吧，則顧不住孟子莊子呂覽淮南子的面子；待說完全肯定他的重要吧，則在荀子韓非子史記漢書的面上，又有些下不去；眞真是「食之無肉，棄之可惜」！爲解除這種困難起見，就產出第三派折衷論來。

(三) 楊朱實有其人，但不佔重要地位說：這種主張顯係是爲折衷前二說而設的。他們既不撇開孟莊呂淮，又要顧及荀韓史漢；既不完全否認楊朱學派之存在，也不絕對承認楊朱學派之重要；他們以爲雖實有楊朱其人，但他

並非一個獨立顯學的領袖。這一派中，又可分為兩組：一組主張楊朱為道家中一派，一組主張楊朱只是當時一個順世的高士。

a. 楊朱為道家中一派說：顧實楊朱哲學及馮友蘭先生人生哲學主之。顧實楊朱哲學論楊朱與道家之關係云：

「楊朱學與老聃，老聃道家之宗也。則不但楊朱與道家有甚深之關係，抑且楊朱本即道家。觀夫呂覽所記老聃關尹列子陽生，皆與以特殊之敬稱可証也。」

馮友蘭先生人生哲學第五章云。

「老子云：『天地不仁』，此言可有二種解釋。……此二解釋，若引伸之，則可成為二種極端反對的哲學。而現在列子中則兼有此二種見解。……楊朱篇中所持，正是此決定論。……或者老子死後，述其學者，因對於道有不同的解釋，遂分為相反對的兩派。……今但以楊朱代表道家哲學之機械主義方面，而述其快樂主義。」

馮先生這種主張，在中國哲學史中，業已放棄，我們可以不管。茲僅就顧實的主張論之。他這種主張的根據是莊子應帝王及寓言篇所載陽子居見老聃的兩個故事。我有三個理由，可以否認其說。一是老在孔前說已被打倒，更無有什麼老子足為楊朱師；二是莊子所記，皆假託的寓言，他們反對楊朱，把楊朱視作老子弟子，實是一種有意誣蔑，根本就作不得準。三是楊朱與老子思想極端相反；楊朱主有為，老子主無為；楊朱主有我，老子主無我；他們正是極端相反的敵派，知何能強放在一派中去呢？有此三故，所以我以為此說不能成立。

b. 楊朱為順世高士說：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可為此說代表。唐鉞及劉汝霖等也都有主張此說的傾向。唐鉞楊朱考云：「楊朱在先秦諸子中，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劉汝霖周秦諸子考云：「楊朱是當時一個辯士」。但他們這些話，旗幟都不甚鮮明都不及馮友蘭先生的主張具體。馮先生中國哲學史云：

「楊朱之學，則除孟子大為宣傳外，其後言及之者甚少……大約楊朱乃是孟子時一有名獨善其身之士。孟子所指楊朱之徒，即指其時之一般獨善其身者而言也。」

這種主張，要比前說妥當的多，但也不全合事實。因為莊子外篇明明把楊朱當作一大派，莊子外篇著作的年代很晚，此可見楊朱之學，在戰國末年尚有勢力。果如馮先生所言，則又何解於莊子呢？所以我對於馮先生的主張，亦未敢苟同。

總而言之，這一派的主張，無論楊朱爲道家一派說也罷，無論楊朱爲順世高士說也罷，雖然態度慎重，持論謹嚴，只是未能盡合事實，結果仍不過在原問題上，再加一重迷霧罷了。恐怕去問題的解決，還遠得多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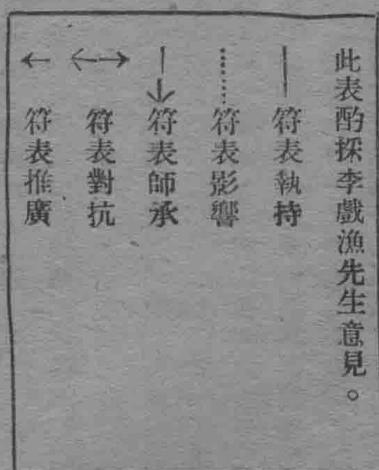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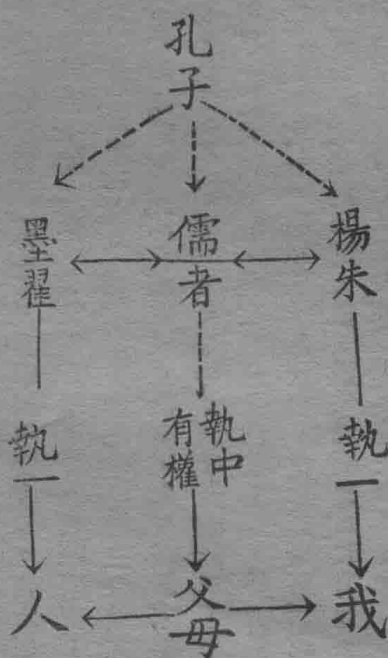
二十餘年來討論楊朱及其學派竟有無一問題的各種主張，業已分別與以述評。現在挨到表白自己的意見來了。我個人的意見，則是採取絕對承認楊朱及其學派重要說的。我所以採取這種思想，共有三個理由：

第一孟子莊子呂覽淮南子的記載，合於當時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哲學史上必有楊朱及其學派，才與當時的事實相符，否則，哲學史上就顯出漏洞。先秦顯學，乃是儒墨楊三分鼎立，不是儒墨道三分鼎立。儒墨道三分鼎立，乃是漢以後的說法，不是戰國時的說法。道家成立很晚，總在戰國末年之後，莊子雖與孟子先後同時，但他自己沒有成立學派，一般人也是只把他當儒家的分支看待。到了他的徒弟手中，道家色彩才漸次顯露出來，但仍未足與儒墨楊爭衡；此時儒家出了一位大師荀卿，鼓吹性惡及法後王論，勢力籠罩一切；楊朱學派，雖然式微，但尚有公孫龍在那裏支持門面，仍是顯學之一。所以莊子的後學，作徐無鬼篇能說出「儒墨楊兼四」的話來。這話出自道家之口，可見是一種事實，因為楊朱是道家的大敵，道家屢屢要取消他，如說「鉗楊墨之口」，「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即是顯例，如果楊朱在當時不佔重要地位，那是正合了道家的心事，那還會把他列爲一大派呢？今道家既把楊朱看成一大派，可見當時儒墨楊三家鼎立，確係事實，孟子說的話，並非虛妄。孟子盡心篇說的那一段話，尤其重要。他說：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夫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這段話中，「執一」與「執中」二辭，最爲關鍵。那就是說楊墨執一，而儒家執中有權，楊朱爲我，其所執之一即

是「爲我」，所以楊只愛己不愛人；墨翟兼愛，其所執之一即是兼愛，所以墨只愛人不愛己。因楊墨執一，所以楊墨賊道；所以楊墨舉一而廢百；結果，楊流於無君，墨流於無父；因爲無父無君，於是楊墨就都變成孟子派儒者眼中的禽獸了。若儒家則不然，不但執中，而且有權。他既不執我，又不執人；他既執我而又執人。他以父母爲中心，由此而推之於人，則汎愛衆而親仁，則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由此而推之於己，則克己復禮，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簡而言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楊名聲以顯父母。這種區別，可用下表表之：



由此可見孟子所言，不但表示出三派思想之不同，而且也表示出三派並立之情形。

至於這三派發生之次第，則淮南子記論訓所言，最契實際。先秦各派哲學，惟儒成立最早，孔子死後，儒家分裂成中道，仁道，禮孝三派，而禮孝派獨盛。他的專講繁文縟節的思想，就引起楊墨的反動。墨先起反儒，楊後起又兼反儒墨；這就是莊子外篇所說的「而楊墨乃始離岐自以爲得」的意思。這也就是當時哲學各派對抗及發生的實情。假如我們否認楊朱及其學派，則孟墨當中豈不顯然的露出間斷，而孔孟之間的哲學界，豈不顯然的少了一塊？肯定楊朱及其學派重要說，正能避免此缺點而合於當時的事實，這是我願意採取第二說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孟子以後的諸子思想有許多都是取自楊朱的。如果我們否認了楊朱及其學派的存在，則孟後諸子思想的來源，就有點不大明白了。例如反對墨子尚賢一點，老子中曾主張之。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但老子晚出，這種見解，很顯明是他偷自楊朱的。淮南子云：「兼愛尚賢，墨子之所立也，而楊朱非之」。淮南子是道家，假如反對尚賢思想是老子發明，他就應說而老子非之。今他不說老子非之，而說楊朱非之，可見反尚賢是楊朱發明的了，可見今本老子中的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話是採自楊朱的了。再如全性葆真一點，道家的老莊，皆有此傾向；但淮南子不說是老莊所立，而說是楊朱所立，可見道家的全性葆真也是偷自楊朱的了。最明顯的莫如呂覽，呂覽的思想，是以貴生先己本已爲出發點的，但他這些思想也都是取自楊朱的，因爲他說過「陽生貴己」的話。假如我們否認楊朱及其學派之存在，這些東西，豈不都變成無父的兒子。我不忍叫孟後諸子的思想來路不明，所以我也要採取「承認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說」！

第三我最近發現墨子中大取小取兩篇爲楊朱的著作，證實孟子莊子呂覽及淮南子之載記的真實，不允許我不採取「承認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說」。劉汝霖周秦諸子考說得好：

「楊朱的史料，現在只有寥寥的几條。對於楊朱的事，無論怎樣考查，也不過是加一種新解釋而已。」

據此，可見肯定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但憑舊材料是不行的。因爲我們憑舊材料新解釋去肯定其存在，而反對者亦可憑舊材料新解釋來否認我們的主張。所以我們不欲肯定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則已，如欲肯定，就必得先去搜尋新材料。只要能搜尋到新的材料，在這些新材料中找出一些新的證據，則正面的主張自然張目，而反面的主張自然也要結舌。大取小取兩篇爲楊朱作品之發現，便能滿足這種要求。從此以後，二十年來所爭執的楊朱問題，或者就能得到近似的解決，也未敢知哩！

因有以上三故，所以我一不敢遵循楊朱爲道家一派說，二不敢奉行楊朱爲順世高士說。我毅然放棄了信仰否認楊朱及其學派的念頭，決然的堅持着採取肯定楊朱及其學派的心向。我希望這種決策不致錯誤。

一個哲學家與一個大軍閥完全相似。大軍閥之所以利害，是因爲他擁有重兵；哲學家之所以名貴，是因爲他據

有著作。而世人對於他們的視線，也是因他們有無軍隊或著作為轉移。當他們正在得意之時，一定是車馬盈門；當他們失勢之後，也必然是門前冷落。楊朱的著作，是久矣為別人所頂冒了；他之不為一般哲學家所注意，豈足為怪？現今他的著作又要恢復了，我們也可以預卜其舊部的雲集哩！我現在肯定楊朱及其學派之重要，並不是來趨勢附炎，而只是要謀楊朱「復興」。

自從我發現了大小取兩篇為楊朱的著作以後，我才真知楊朱的偉大。孟子莊子呂覽及淮南子所言，實在還未能狀出楊朱的真精神之發一。楊朱是中國哲學史上宗教哲學與理智哲學的分水嶺，他是理智哲學的第一發明家；他首先懷疑上帝，他首先發現自我。他不要賢人和政治，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是一個真實平民革命的領袖。他的後學就是這種反古運動的指揮和走卒。這種功勞，該有多大！豈是屈服於舊思想中的孔子所能比？豈是投降在帝王思想下的墨子所能擬？楊朱及其學派這樣大的功勞，假如我們不把他表彰出來，不把他一一考證出來，那我們真有點對不住楊朱了。豈但對不住楊朱，並且也對不住自己。

我作這篇文章，實負有四項最重要的使命：第一，我要考定新發現的大取小取兩篇，確是楊朱的殘存著作，並用此作材料以窺測楊朱哲學的真貢獻及真價值；第二，我要考出楊朱後學的主要學者，以顯示楊朱學派的本來面目及勢力；第三，我要考出楊朱的哲學對於他以後的哲學界的影響，究竟有多少，究竟是什麼？第四，我要根據以上三者的結論，肯定楊朱及其學派在先秦諸子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並為顯學之一。我不敢說就能把這些使命，一一的圓滿的實現出來，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二）楊朱：

本節的目的，在考定墨子中大取小取兩篇為楊朱的著作，並用大取小取兩篇作材料，考定楊朱哲學的真實體系；再附帶的約略的訂正楊朱的傳略。進行的步驟如下：

（一）楊朱的傳略：我以為訂正楊朱的傳略，應由姓氏籍貫時代及言行四點着手。先就姓氏說：楊朱的姓氏是有問題的。蔡元培及日人久保天隨倡楊朱即莊周說，這種主張已有唐鉞楊朱考三篇極力加以反對，可說是不成問題的。

了。另外還有楊朱與陽子居是否是一人的問題。有人主張楊朱與陽子居爲一人，有人主張楊朱與陽子居不是一人，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劉汝霖周秦諸子考云：「應帝王和外物兩篇是寓言，所載陽子居見老聃的事蹟，只是把老子的年代下移，並不是把陽子居的年代上移，所以陽子居仍有爲楊朱可能」我贊成劉氏的說法，採取陽子居即楊朱說。

次就籍貫說：楊朱的籍貫，也是有問題的。謝無量和趙蘭坪的中國哲學史說楊朱是衛人；成玄英莊子駢拇篇注說楊朱是宋人；顧實楊朱哲學說楊朱是魯人；楊倞荀子注說楊朱是秦人。鄭賓宇楊朱傳略宗秦人說，鄭與愚見相同。一則是「秦俗以歧路爲衢，故有楊朱哭衢途之說，實乃極好之佐證」；再則是「秦國資本制度，發達最早，貧富兩階級的鬥爭開始亦最早。在這樣的環境中，最有發生個人主義之可能」；三則是「楊朱爲我主義，獨爲呂覽所採，呂覽是秦國產物，某國產物，必受某國地方固有的思想的影響，呂覽既採楊朱的思想，可見楊朱爲秦人無疑」；有此三故，所以我採楊朱爲秦人說。前些年有人以孔子爲魯學，鄒子爲齊學，墨子爲宋學，老子爲楚學；今楊朱之學，既是三秦產物，我願以一秦學」的徽號襲之。

次就時代說：考定楊朱的生卒年月，首先應當打破楊朱短壽說。楊朱能全性葆真，是決不會夭折的。楊朱享壽八十九十歲，也不是絕不可能的事。說苑政理篇說楊朱見過梁王。按魏稱王是西元前三五六年的事，魏遷梁是西元前三四〇年的事。可見楊朱之死，最早亦不能在西元前三四〇年之前。今假定楊朱于魏遷梁後五年入寂，享壽八十五歲，則楊朱的生卒年月，應是（B.C. 420 — B.C. 335）前後。當他生時，墨子已是四五十歲的頽日老頭子，當他死時孟子已是二十歲左右的壯年了。

最後，再說言行：莊子韓非子說苑等書，言其~~他~~到過沛，宋，梁，齊等國，可見楊朱也是與孔墨一般，週遊到各國的，僞列子楊朱篇言其有弟子孟孫陽等，列子雖僞，所言必有所本。我們雖不敢說孟孫陽即是他的弟子，但可決定楊朱也是聚衆講學無疑的。他所講的學，自然就是他的爲我主義及堅白同異論了。

總上四點，我們可得楊朱的傳略如下：楊朱姓楊名朱字子居，亦稱陽子居。秦人。生於西元前四二〇年前後，死於西元前三三五年上下，享壽八十五歲左右。爲墨子孟子之間的大哲學家，倡爲我貴己之說，並以堅白同異之辯

，證成其思想。聚衆講學，弟子滿天下，遊說諸侯，曾到過沛宋梁齊等國云。

(二)著作的考證：楊朱的著作，二千年來差不多都以為是散佚罄盡了。其實不然，還有殘存的兩篇埋藏在墨子中。這兩篇是什麼呢？就是大取篇與小取篇。這兩篇東西，不是墨子的著作，早就有人看出了。例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小取篇兩稱「墨者」，為非墨子所作的理由；張煊墨子經說作者考謂大取小取二篇，本非墨經；梁任公讀墨經餘記則謂大取小取，既不名經，自是後世墨者所作。但是他們僅僅知道這兩篇非墨子作，而不知根本就非墨者作，未免美中不足。這兩篇東西，那裏是墨家的東西，分明是反墨者的東西。我經過半年之久的長期研究結果！才證實了這種假定，才確知是楊朱的作品。我的證據，共有十條：

1 大取小取兩篇到處都發現謾罵墨者的話。如大取篇說的「愛人之親若其親其類在官苟」；如小取篇說的「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無空乎！內膠而不能解也」等等都是。如果這兩篇東西是墨者所作，不應這樣的自己大罵自己。

2 大取小取兩篇所反對的思想都是墨家的根本思想；如大取篇反對尊天尚賢，兼愛尚同，小取篇反對兼愛非命等等。如果這兩篇是墨者所作，豈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3 大取小取兩篇所擁護的思想都是與墨家正相反的思想。如說「厚不外已」，「不愛人不失周愛」等等皆是。4 大取篇直稱墨，小取篇泛稱墨者。按墨與墨者的稱謂，都是別家稱墨家的口氣，有孟子滕文公上說的墨者夷子，呂覽上德篇說的墨者鉅子孟勝等等可證。今這兩篇，一則稱墨，一則稱墨者，可見非墨家的著作無疑了。

5 大取篇中為我為己的字眼凡數見。楊朱為我貴己是有旁證的。今這兩篇既有為我貴己的字眼，就可見這是楊朱的著作了。

6 大取小取兩篇所擁護的思想，與孟子莊子呂覽韓非子淮南子及說苑所記載楊朱的思想，其基本觀念全同。下段論述楊朱思想的體系，將有詳密的比較。

7 孟子說楊朱取為我，今這兩篇適以取名；而這兩篇內中所含思想，又復與為我主義一致，可見大取小取之取

，即是孟子說的楊朱取爲我之取。由此就可斷定這兩篇必是楊朱的著作。

8 呂覽不二篇說陽生貴己，先己篇則云「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欲取，身將先取』」。可見取是楊朱哲的基本概念。而大取小取即是以取爲基本概念之一的，並且其取字之義也與貴己之旨吻合，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取小取兩篇與楊朱的關係。

9 莊子駢拇說「駢於辯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己」；又胠篋篇說「錯楊墨之口」；韓非子八說篇說「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由此可見先秦辯者，惟楊與墨，楊墨兩家，都是智察善辯，以堅白同異之論鳴的。墨子的堅白同異之辯，有經上經下及尚同等篇可考，完全是主張合堅白，求絕對同的。楊子既與墨子正相反對，則他就應當主張離堅白，求絕對異。莊子外篇，作成在戰國末年，天地篇說「辯者有言，離堅白若懸窩」，就是指楊朱派的辯者而言。變調甫讀梁任公墨經校釋云：

辯者離堅白，是說石頭與堅白二者，分隔成爲獨立。如久與宇那樣的……我叫他做離宗，墨子是首先反對離宗的人，他的意思是說堅與白同屬於一塊石頭內。既然無一處不堅，無一處不白，就是堅無不白，白無不堅，堅與白相盈不相外了，……我認這一派爲盈宗。到了楊朱，又本着離宗的說法與墨家來辯論，隨有楊墨之辯。莊子說他們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就是競爭這種離盈與同異的別合問題的。

變君說墨前另有離宗，非是。離宗即是楊朱首創，更無別個辯者的離宗，足爲楊朱之所本者。除此一點外，變君所言，皆契實際，由此可見墨合楊離，墨求同，楊求異，並非我個人的偏見了。今大取小取兩篇的堅白同異之辯，既不同於墨子的「合」又不同於墨子的「求同」；既無間於楊子的「離」，又契合於楊子的「求異」，可見他非墨家的典藉，而是楊朱的著作了。這一條也是大小取爲楊朱著作的一個間接證據。

10 說苑政理篇引楊朱曰：「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大取篇中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云云，正與此相同。可見大取小取兩篇必是楊朱的作品。

以上十條證據，前四條是消極的，可證大取小取非墨家的東西，後六條是積極的，足證大取小取爲楊朱的典藉

。假如把這兩篇與墨家思想相反的東西，看成墨家的書，實無異使墨家認賊作父，結果非把墨家弄成一個自相矛盾不可。我不忍叫墨家自相衝突，所以我主張把兩篇依舊還給楊朱。

楊朱應有大取小取，顧實的楊朱哲學業已先我言之。他說：

「且墨子書之辯經而外，尚有大取小取兩篇。孟子曰：『楊子取爲我』。莊子亦言楊墨趣舍（天地篇），而淮南子則言趨舍人異（汜論訓）。案取趣趨三字，異文而同義，則楊朱取爲我，又正對墨家之大取，而爲顯然之表示者也。何則，小取乃辯論之方式也，而大取乃主義之表示也；故謂楊朱之取爲我，乃其大取也。」

據此，可見顧先生是以楊朱應該有大取小取的。但是他只見到楊朱應有大取小取，而不知墨子中的大取小取，就是楊朱的大取小取，仍是固於習見，不能自拔。話雖如此，他這種主張自有他的價值，他給我一個大大的幫助，使我敢大胆的信仰以楊朱取爲我之取，證大取小取爲楊朱的著作的確實。

有人說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二人的思想極端相反，但不失同爲儒家大師。別墨共有相里氏相天氏鄧陵氏三家，這三家之不同，也正與孟荀之不同相似，小取小取乃是此三派中的一派所作，他之不同於墨家的思想，乃是當然之事。我們不因荀孟不同而疑荀子非儒，我們又如何能因大小取不同於墨家的思想，而懷疑這兩篇非墨家的典籍呢？我以爲大小取之非墨家典籍，不能與孟荀比。孟荀雖不同，只是他們本身之不同，對於他們教主孔子所提出的主張，則是一致尊奉無或少異；所以孟荀雖不同，仍都不失爲儒家。若大取小取則不然，他不但與別墨三家的思想不同，而且連墨家教主墨子所提出的主張，也根本加以否認，這樣的反對墨家的公共信條，會是「別墨」所作嗎？所以我以爲這種懷疑不能推翻我的考定。

又有人說大取小取的著成年代很晚，縱非墨家典籍，也決不是楊朱的作品，因爲楊朱時沒有此種文體故。我以爲這種懷疑也是多事。孔子著春秋，早於楊朱將近百年；墨子著經上經下（梁任公的主張），則正與楊朱同時；還有吳起著左傳（魏聚賢的說法），更是楊朱以前值得紀念的事。爲何在楊朱以前能產生春秋墨經及左傳那等大著作，而楊朱就不能著作大取小取呢？至於說到文體，更是靠不住的事。一個時代，可以有許多文體；這個人的文體可以

與那個人的文體不同；甲的格律，可以與乙的格律有別。孟子與莊子先後同時，而孟莊之文體不類；董子與劉安同朝并代，而春秋繁露與淮南子之文體各別；如此說來，文體同異，又那能作得準呢？又安能因大取小取的文體不與墨經等同，而證其非楊朱作呢？

又有人說堅白同異之辯，乃是戰國末年的產物，不是楊朱時所能有的。今大取小取兩篇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討論堅白同異的，如何會是楊朱的作品呢？我以為爲此說者，實未之深究。殊不知堅白同異之辯，雖盛行於國戰末年，而其起源則甚早。論語中已有發牙。陽貨篇云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這段話中把堅白對舉，實可說是先秦諸子堅白論的最初源泉。其後墨子主張尚同，主張堅白不相外，就正式把堅白同異的問題的火焰扇起來了，這有墨子的尚同篇及經上經下爲證。告子是孟子的前輩，已主張白馬論及白玉論了；有孟子告子篇所記孟告之談話可以參考。孟子滕文公上記孟子反對許行云：

『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履大小同，則價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十倍，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爲之哉？』

許行是墨子的弟子，他這種「比而同之」，即是墨子尚同主義的推廣。孟子之言，正是對於墨家尚同主義的一種攻擊。由此可見堅白同異的問題，在孟子以前討論之激烈。楊朱是墨孟之間的人，正該有堅白同異之辯。他的爲我主義既與墨子的兼愛主義極端相反；他對於墨子的尚同主義，那有不大加反對之理。莊子說楊朱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乃是紀實之言；大小取篇含有堅白同異辯，正足以證明他是楊朱的著作；如何能因此反懷疑他非楊朱的著作呢？上邊的推証，業把大小取兩篇爲楊朱的殘存的著作的斷案証實；我下邊更要進一步把含在這兩篇中的基本觀念，一一抽出，排成一個形式的系統，與諸子所微引楊朱的思想，對比研究，以實吾說。